史料分析

《女明星日記》

吳　雅　琪*

一、前　言

近年來，日記成爲歷史研究的新素材，試圖透過日記研究個人生命史，一方面探究日記作者的內心世界，另一方面瞭解當時日記主如何面對自我生命，甚至反映與當時代社會潮流的互動關係。女性日記作爲一種日記的類別，研究者除了尋獲向來於官方檔案中不見芳蹤或失語的女性之外，亦能藉由女性日記一窺其生命歷程、情感世界，以及建構女性在歷史洪流中的角色、影響以及意義。

在稀有的女性日記中，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《女明星日記》正可以作爲瞭解 1930 年代女性的重要素材。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《女明星日記》日記主「雪映」是 1930 年代某一女明星的筆名，該日記在雪映修訂後先連載於《電影時報》之上，之後於 1934 年 12 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。[1]《女明星日記》記載的日期起於 1934 年 4 月 7 日至 8 月 21 日爲止，記錄四個半月該女星的生活點滴。[2] 不過，《女明星日記》雖甚爲珍貴，但不可對文本眞實性過於樂觀，因目前尚未能掌握日記主雪映的眞實身分，或是釐清該一人物是否眞實存在，或假借他人訴說，以及無法印證這本公開日記的內容是否全屬眞實。然而上述疑慮，倘若比對既有研究成果，不難發現日記內容大部分貼切地呈現 1930 年代上海的現代生活與光景。[3] 甚者，《女明星日記》從女性的角度，以特殊的日記文類書寫，勾勒 1930 年代上海職業婦女生活，實屬難得。而該日記又如同「具有故事情節的小說」，不但反映女性的情感世界，亦展示了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圖景。因此，本文一方面介紹《女明星日記》的內容，另一方面分析日記中所呈現的婦女生活面向，最後提出此一女性日記的特色與意義。

二、日記的記主與書寫形式

日記主是上海電影女演員雪映，她在原鄉曾有一段失敗的婚姻，在與原配元通離婚後，才隻身前往上海工作。[4] 從

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（上海：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，1934），頁 36。

2 《女明星日記》缺 6 月 9 日至 6 月 29 日，頁 107-146。

3 李歐梵著，毛尖譯，《上海摩登：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。

4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12 日，頁 5。

日記的記載可知雪映主動解除婚約，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且摩登的女性。這位摩登女郎爲何書寫日記？若從《女明星日記》首篇紀錄可知，書寫日記是她的習慣，只是常常不能持久，不過現在將重新展開。[5] 日記亦如同雪映隨身的備忘錄，將重要的事情記錄於上。[6]

《女明星日記》在書寫形式上，是以自我爲中心的描寫，記事隨心所欲，內容是每天日常生活點滴或是心情抒發，並且見證了一段深刻的羅曼史。若從《女明星日記》外部觀之，這本日記中以中文爲主，其中也夾帶幾個英文字詞(charming, exotic, queen, love scene, happy ending)。每篇日記平均在六百字內，最長的一篇因抄錄原始信件故高達三千字，最短的是病榻中的書寫僅十字。《女明星日記》中涵蓋當時用語，特別是外來翻譯字詞，如寇丹（指甲油）、華而滋（一種舞步）、開麥拉（攝影機）、芝古力糖（巧克力糖）、密斯脫（先生），或是外國影界人名嘉寶・瓊克勞馥(Joan Crawford)、安娜司坦(Anna Sten)、雷門奴花羅(Ramon Noverro)、巴巴拉司丹妃(Barbara Stanwyck)、凱弗蘭茜(Kay Francess)斯等，也包含地方方言：「水」（廈門語，意指漂亮）、「好靚」（粵語，意指美麗）等。該日記在文字表現上，特色之一就是流暢，除了平鋪直敘的文字之外，也有雪映的新詩創作，以及私人

---

5 「說到日記，我實在太荒廢了。今年一共提了三四次不記下去，這次應該重新開始的繼續着記。我決心這樣幹。」（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月7日，頁1）。

6 「到攝影場去一趟，並且打了許多電話向電影界幾個要好的女明星們一一辭行。有的要我回來時帶給她們糖果和小禮物，或託買廣東物件，我都一一記在日記上。」（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月1日，頁80）。

信件的內容抄錄。[7] 雖然這份日記經過日記主本人的潤飾與修改，但雪映期望日記盡可能按照原稿付梓，以呈現其當下的心情寫照。[8]

該日記因爲雪映的職業關係，記載了不少 1930 年代上海電影圈的情況。除了載有幕前的劇組人員之外，亦記錄幕後女明星之間的交遊網絡。特別的是，雪映自有一套書寫模式。對於男性名字的記載，大多未使用全名，僅以某君作爲稱呼（例如追求者稱呼莫君、張君、韋君），其餘以暱稱表現（例如，男演員長腳許、金魚胡，攝影師小陳，記者老滕等）。但對於導演，則改以全名記錄，如導演墨穆林、鄭應時、李萍倩、沈西苓等。相對於男性的記載，女性則以藝名或全名記錄，例如蝴蝶、阮玲玉、宣景琳、嚴月閒、胡萍、胡笳、黎莉莉、李娟、紫燕、白麗蘭、顧梅君、顧蘭君、陳波兒、楊秀瓊、袁美雲等，而與雪映親暱的女性友人則以某姊作爲稱呼（惠姊、瑩姊、黎灼姊等）。由此可知，雪映的日常生活圈寬廣且自由。除此之外，日記記述的空間主要在上海一帶，但也隨著雪映的電影工作延伸至蘇州、香港、珠江、廣州等地。換言之，日記的空間並非只侷限一地，記載場景與活動範圍具有移動性。

透過《女明星日記》的日記主化名與特殊的書寫模式，營造一個專屬於日記主盡情揮灑的園地。該一園地並非是孤芳自賞的秘密花園，而是能與大眾分享與交流的場域。換言之，日記是幫助日記主再次造訪回憶畝地的工具，也是引領

---

7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 月 3 日，頁 88-89；7 月 10 日，頁 166-167；8 月 13 日，頁 230-239；8 月 21 日，頁 244-245。

8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4 日，頁 156。

讀者大眾踏入與瞭解日記主芳心世界的媒介。再者，《女明星日記》不但記載日記主雪映的現實生活片段，也含有如同生命故事般的擬眞匿名人物、喜怒愛憎與羅曼史的情節，是現實生活的倒影，也是如眞似幻的故事。値得一提的是，《女明星日記》以日記作爲書寫體裁，一方面以日記主現身說法的型態進行，讓這一出版刊物更具說服力；另一方面透過日記本有的私密且自由的空間性，讓有意隱藏與欲蓋彌彰的身分與事物，難以抵擋在公共領域中讀者大眾想要一窺究竟的好奇與欲望，而此便是日記引發迴響的主要原因。[9]

三、日記中的生活

《女明星日記》是電影女星雪映幕前與幕後的日常生活記事，其中引人入勝的是日記主現實生活的紀錄與內心獨白。筆者將日記中觀察的資料，分成以下六個方面進行介紹與分析。

（一）氣象萬千：上海現代生活與摩登女郎

日記記載的是 1934 年具有「東方巴黎」之稱的上海，帶有現代性意味的物質，散佈於上海一帶。[10]《女明星日記》當中舉凡——化妝、燙髮、穿高跟鞋、噴灑香水、著性感衣服、逛百貨公司、打牌、跳舞、聽唱片、看電影、出遊、吃西餐、抽煙等——共同烘托出摩登味，呈現一種新的生活模

9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0 日，頁 188。

10 Sarah E. Stevens, “Figuring Modernity: 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,” *NWSA Journal* 15: 3 (fall 2003), pp. 82-103.

式。雪映對於時髦事物早已習以為常，且與生活融為一體。她「面部化妝、塗唇、施以脂粉、手指上蔻丹、穿著合身旗袍」便等同於時髦的象徵，無一不吸引大眾的注目。[11] 她也認為自個兒是「摩登女郎」。這位摩登女郎十分著重外表裝扮，面對無法跟上潮流的女性，她認為是「摩登時代的落伍者」。[12] 如何摩登地裝扮，雪映認為並非要濃妝豔抹，而是應該「較高尚的淡妝輕抹，往往反能於無形中動人，教那些男性拜倒於摩登的裸腿之下。」[13] 的確，這樣的外表正是 1920 年代以降，摩登女郎風潮下時髦裝扮的一個典型例子。[14]

為了打點成摩登女郎，消費便是展現摩登的不二法門。日記中雪映對於櫥窗中五花八門的現代性商品，常常激起其無窮盡的消費欲望，在日記上寫道：「我選了兩瓶香水，價十二元五角。但我又不能忘懷那個白色的手提夾，我又叫店夥拿出來看，明知我已沒錢了。……（手提夾）價為三十九元五角。我着實不大好意思，但我不能遏制我自己的愛好慾〔欲〕。怎麼辦呢？我也不管了。」[15] 面對自己幾乎「瘋狂」的消費，雪映在日記中記錄著：「這是我的由衷之言，所以寫在我的私人日記裏。如果公然這樣說了，一定要給了人家罵我虛榮，物質慾〔欲〕過於趨重。但是天啊！我是一個女子啊！自從夏哇（娃）開始，女人便要求着美麗的衣飾來蔽

---

1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14 日，頁 7、5 月 18 日，頁 59。

12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15 日，頁 54-55。

13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 月 2 日，頁 85-86。

14 許慧琦，〈摩登女郎環球行：評 *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: Consumption, Modernity, and Globalization*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 17（2009 年 12 月），頁 282-285。

15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8 日，頁 26。

身。我不是社會主義的信徒，我不能矯情地掩藏我的欣羡的情緒。」[16] 這一席如同自白的話語，誠實地道破摩登女郎的心聲。雖然她也曾反省自己的消費心態，認爲「輕浮，過於貪得物質上的享受」。[17] 但是每每領薪時，她卻難以抵擋購物欲望，仍踏進永安百貨公司這類的「銷金窟」。[18] 承上所述，日記中透露摩登女郎雪映的內心情感，以及在自我理性與滿足消費欲望之間的糾結；另一方面，如此毫不隱諱的自白正是《女明星日記》的特殊性，亦展現該女星的「眞性情」。

（二）五光十射：女演員的職場生活

《女明星日記》因爲雪映的職業身分，含有職場生活記事，特別是拍攝電影的過程：

> 今天要拍的是冬天的幕面，攝影場內佈置着落雪的外景，在這大熱天，我身上要穿着棉襖，並添厚呢大衣，真熱得透不出氣來。母親看見時吃了一大驚，以為我是發了癡，而且面孔上擦着又紅又黑的化妝粉，更看得目瞪口呆，嘴裏連呼佛爺不置。開拍了外景之後，我又被移置在屋子裏，一邊燒着火爐，我脫了冬棉衣睡在被褥厚重的被窩着，這一來真加難受。而且導演和攝影師準備得很慢，我又不許起身，簡直是活受罪。等到拍完跳出被窩來時，渾身的內衣胯（部）都給汗汁濕透了。[19]

---

[16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5 日，頁 37。
[17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30 日，頁 76。
[18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9 日，頁 226。
[19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9 日，頁 203-204。

從上述看來，日記再現了雪映工作實況，並且呈現電影工作的辛勞。

除了一般戲劇外，身材姣好的雪映，常應電影需要拍攝各種鏡頭，裸戲即是刻意安排的戲碼。雖然雪映一再拒絕拍攝，但導演再三勸說下，期望她「爲了藝術而犧牲」，[20] 最後雪映只好附帶不可讓外人窺視的但書，並接受拍攝裸戲的額外津貼，在鏡頭前妥協寬衣解帶。[21]

日記特別著墨於電影拍攝的片場。承如上述，雪映開拍裸浴鏡頭的當天，本要求排除外人進入，不料開拍前片場早已湧入「許多男人……，除了公司裏的人以外，還有許多面生的體面客人」。[22] 這些男性無非是想要一睹雪映的明星風采。拍攝內景如是，拍攝外景時現場則更爲熱鬧。日記曾描述雪映前往蘇州拍攝外景時，搭好外景的拍攝現場「人聲鼎沸」，除了臨時演員外，許多想要進入影界的少年與少女們皆圍繞片場，而影迷們更是一心等待雪映的出現，「帶著紀念小冊子」央求簽名。[23] 透過日記的記載，勾勒出電影片場中雜亂無章、熱鬧非凡的場景，亦讓人如同身歷其境。

雪映在電影工作上除了投入各式演出外，與劇組演員的相處則是日記裡常透露的訊息。雪映總是感覺到來自女星爭奪角色的壓力。例如，她接到前往廣州拍電影的工作，在與

---

20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1 日，頁 13。

21 「最後又說，如果聽令拍成了，將來片子拍完時，還要特別增加給我的津貼。我說：『如果一定要拍裸浴一幕，必需屏絕一切人的窺視，除了導演和攝影師以外，不准任何人入內。』導演一口答應了。」（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1 日，頁 13-14。）

22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2 日，頁 15。

23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9 日，頁 165。

劇組演員前往廣東途中，才得知還有一位當地頗負盛名的女演員有意爭奪，這馬上引起雪映的緊張，「我簽的合同是女主角。如果要我的名排在她的名字之下，我是不幹的」。[24] 抵達片場後，果眞爲了女主角與戲劇角色安排發生齟齬，最終雖由雪映擔綱女主角，可淪爲女配角的女伶心生不滿，於是在協助化妝時，故意將睫毛膏塗到其他女演員的眼睛內，以發洩情緒。[25] 除了爭角之外，在電影開拍過程中，雪映也常與女演員展開對手戲，日記所載：「今天的戲是 B 女士和我爲了爭奪楊君的愛，狹路相逢，兩下由相罵而揪打起來。B 女士的指甲又長又尖，用力過猛，竟把我的右頰抓破流血了。我恨恨地釘了她一眼，這妖精也不示弱，和我怒目對睜着，假戲竟眞做起來。」[26]

除此之外，雪映與男演員對戲，常有不快之感，尤其是同一電影公司的男主角長腳許，經常趁拍攝時的騷擾行爲。日記曾載：「晚上拍『愛的花』偷情的內景，長腳許竟當眞地多吻了我幾下。簡直是趁機揩油，以後必設法懲戒他才好。」[27] 又如：「晚上拍跳舞的大佈景，……。我和長腳許同跳時拍攝最多。長腳許這傢伙不規矩，他老會在跳舞時討便宜。乘機會把我緊抱着，右腿順勢活動。我警告他幾次，他總是嘻皮笑臉的對我。怎麼辦呢？藝術云乎哉。」[28] 另外，不少男性常期盼能一親芳澤。例如，雪映住處對面的男性，總是偷窺沐浴；又如雪映看病時，男醫師因見著明星，診脈

[24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 月 3 日，頁 90。
[25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 月 8 日，頁 104。
[26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7 日，頁 220-221。
[27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11 日，頁 5。
[28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3 日，頁 34。

良久等。[29] 由此可知，在影界女星的職場生活，一方面必須面對女性的競爭壓力，另一方面亦有來自男性的性騷擾，甚至下戲後，仍無法脫離女星光環而受到注目與窺視。

究竟這炫麗的大螢幕具有何吸引力？雪映認爲該一職業相較於其他行業，薪水算是相當優渥的。[30] 日記中也多次將電影酬勞開誠佈公，基本上雪映每月工酬三百元，若是接拍裸浴等「加碼」演出時，則月薪加倍，或是因電影需要灌錄唱片，亦可有其他報酬。她也能接拍商業廣告，由此可獲得商品禮券或奢侈用品，如高級沙發座椅等物品。[31] 如此一來，若是一線女星，生活無虞，經濟獨立不在話下；可是淪爲女配角或二線女星，便有不同光景。《女明星日記》中，與雪映情同姊妹的演員惠姊，在首篇日記中即出現借錢一事，而在四個半月的日記中，幾乎每月都有借款紀錄。[32] 雪映十分體諒惠姊，因爲女配角「每月領薪七十元，什麼都不夠用」，[33] 所以經濟許可的她，總是大方借貸，並且招待惠姊去餐廳、舞廳、購物等，兩人互相照應，呈現在異鄉工作的女性相互支援之姊妹情誼。另一方面，看似五光十色的電

29 「在盥浴間洗浴時，浴間太熱了，我便把小窗打開，不料又給對面樓那個洋行小鬼偷看着了。」（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9 日，頁 3）；「他按脈溫後，又說要聽胸部的肺拍，連襯衣都非脫開不可。我反抗無效，竟依了他，把那聞症筒在胸部移動，怪肉癢的。那副眼睛竟半開半閉地，還好素莉隨侍在旁我也不怕他的。後來確是聽得出乎意外的長久，我知道這登徒子醫生在故弄玄虛了。」（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23 日，頁 67-68）。

30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3 日，頁 212。

3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2 日，頁 32-33、7 月 11 日，頁 169-170。

32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7 日，頁 1。

33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11 日，頁 46。

影圈並非生活穩定，再加上電影公司常常積欠薪水，不論男女演員，生活時而有緊縮狀態。[34] 綜上所述，《女明星日記》的職場記事一一呈現隱藏於大螢幕底下的電影拍攝實況，一補幕前無法看到的辛勞過程，也凸顯了女演員不光只是光鮮奪目的偶像明星，事實上並無異於一般職場勞心勞力的女性工作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女明星日記》中對於中國電影圈與中國女演員地位提出個人見解。她認爲「這世界是男人的世界，尤其在電影界。我們女演員至多做人家的裝飾品。其實有什麼地位呢？想着好不氣悶。」[35] 又在裸浴戲碼上映後寫道，「我不信我的肉身有裨益於觀眾，也許只能給他們一些眼前的刺激罷了。這也是女演員的最大的功能嗎？實在教我想了難過。」[36] 從上可知，雪映不滿女演員當前社會地位低落，且僅淪爲附屬電影之用。她十分欣羡外國女星的高薪，以及「有偉大的大藝術家在導演她們。使她們的努力有成功之望，不像中國一般女星，大多數都是長年埋沒在庸俗導演人的指揮之下，會有什麼成功之望呢？」[37] 這也道出女星內心的感嘆與無奈。

---

34 「公司裡欠薪已兩月了，職演員都是枵腹從公。惠姊為了借五元的小款和那帶着黑晶眼鏡的會計先生吵嘴。……這時長腳許小陳等一行人也跑進來，無非也是為的索薪，我看前途無望，便拉著惠姊走出。」（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1 日，頁 208-209）。

35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1 日，頁 29。

36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31 日，頁 79。

37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5 日，頁 37。

（三）百花齊放：各式各類的女性百態

正如前述，雪映常與女星往來，在《女明星日記》中，這群女性一一被記錄下來。其中，在提到聲名不好的女性時，多半將名字遮掩，「電影界有幾個女演員如 XXX 都墮落了。她們學會了吃鴉片烟〔煙〕，非吸不可了。我聽了大吃一驚。我們都爲她們可惜。好好的青春姑娘，而且是靠外貌吃飯的，竟會那麼糊塗染惡嗜好。好好的紅顏變成女烟〔煙〕鬼的形狀，不是可憐而又可怕的嗎？」[38] 對於初次見面的女星，在日記中常多加著墨：「（胡萍）是這樣聰慧的姑娘，正如銀幕上所映出來的一樣。她的兩眼有神，媚力眞是不小。……（胡笳）這位湖南小姐，她有眞摯的性情和排白的牙齒。……嬌小玲瓏，能歌善舞。」[39]；「紫燕小姐，……。模樣兒很豐肥，奶部尤爲肉感，這也許是她入選的原因。」[40]；「她（陳波兒）是由舞臺上轉入影圈的。……她有端莊而果毅的面容，下頷尤爲豐美。」[41]；「名滿東亞的美人魚楊秀瓊女士，……我眼睁睁地望着秀瓊出神。可愛的健美兼全的體態，帶着南海丰韻的女人兒，青春快樂的十七妙年華，樣樣都值得人們的妒羨。」[42]；「袁小姐（袁美雲）年青〔輕〕貌美，在電影女明星中，算是最有希望的一位，……。性情婉淑可愛，前途眞是無可限量呢。」[43] 此外，在廣州爭奪女主角的白麗蘭，雪映的印象深刻，「有一個燙曲髮，塗紅唇

---

38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10，頁 45。
39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14 日，頁 51-52。
40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 月 2 日，頁 84。
4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7 日，頁 161。
42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6 日，頁 218。
43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9 日，頁 226。

的妖精般的少女在和李娟小姐握手談笑，……。那種怪摩登的鬼樣子，着實我見猶怕。而且口中金齒叢生，怎麼好上鏡頭呢？」[44] 由上可知，《女明星日記》中所敘述的女性像是粉墨登場似的，輪番上陣，日記的記載亦像是雪映的「教戰手冊」，記錄每位女星的特點，以作爲電影對手競逐的參考。日記中出現的人名都是當時電影圈的女星，爲該一日記注入了「眞實」的成分。不過，雪映更像是這部日記的導演，運鏡刻畫心中各個女星的特質與觀感，並且有意識地編輯著女星出現的形式與片段，以滿足自己想記錄與讀者想知道的畫面，讓這份日記增添一股耐人尋味的「想像」空間。

除了上述的女星之外，雪映也關注各階層的女性。例如：雇傭的女僕王媽，「王媽眞像是個管家婆，我不像對待一般女僕那樣對待她，她的年紀是可以罵我幾句的。」[45] 或是青春年少的女學生，「一羣穿着藍布制服的女學生發見〔現〕了我們，都驚喜地嬌叫起來，呼姊喊妹，把我們的臨時化妝台團團圍住。」[46] 在拍戲片場引起雪映好奇的尼姑，「其中有一個很嫵媚動人，年紀也不過二十左右。不知是受到了什麼壓迫而入尼庵，我不相信這麼小的年紀會決心獻身禪界而不思凡。」[47] 下戲踏入永安百貨消費時，驚覺女店員是小學同窗，「幾個月前考進來做女店員的，月薪是二十五元。因爲生活關係，她不能不就這僅有的職務。她要求我替她找尋較有出息的電影職業。」[48] 在凌晨回家的路上，看見

44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6月6日，頁100。
45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月7日，頁162。
46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月15日，頁177。
47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月16日，頁179。
48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月10日，頁227。

「一羣可憐的下級娼妓排列在馬路邊。撐着雨傘，穿着雨衣。蒼白而無靈魂的臉孔上塗着脂粉。在鴇婦的監視下拉着不相識的路人發苦笑。環境迫她們過着非人的生活。她們失了享受貞操的保障。上帝可憐她們！」[49]《女明星日記》帶領著讀者，透過雪映的眼看見當時周遭女性的生活百態，並且反映與見證社會中各類女性的存在。

（四）風情萬種：女性身體與裝扮

1920-1930 年代的中國，因為傳播媒體、消費文化以及電影工業的快速發展，對於女性身體的描述變得多元。[50] 在《女明星日記》中亦可發現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敘述與重視。女星雪映應電影公司的要求拍攝裸浴戲時，片場湧進觀看人潮。日記記載道：「雪映姊你看，這多色鬼，什麼地方聽見你要拍裸浴的消息，都成羣地要求來參觀你的曲線美了。他們看見我時，好像如獲至寶似的，都用好奇的眼睛望著着我笑。」[51] 其實雪映對於自己女性曲線十分重視，為了上鏡，不但再三沐浴，甚至為了看起來「肉感」豐腴，全身撲上香粉與化妝粉。[52] 而當拍攝完戲劇後，又憂心成效，「近來我的身體較前清瘦了許多，胸部和臂〔臀〕部都欠豐滿。不知是否將給觀眾以不良的印象。」[53] 身為演員必須依循公司要求而破例寬衣解帶，但是對於身體的裸露，雪映擁有身

49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10 日，頁 228。

50 游鑑明，《運動場內外：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(1895-1937)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9），頁 43。

5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2 日，頁 15。

52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2 日，頁 14-15。

53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8 日，頁 43。

體的自主權，例如有記者請求拍攝裸體寫眞時，雪映馬上斷然拒絕。[54] 換言之，雪映對於裸露女體有一套自身的法則。

雪映對於女性身體的曲線與形象甚爲重視，日記載道：「我們看見文具部出賣明星明信片的架子上，居然也發現我的一張新圖片，也在那邊出售。那是我的半身像，大概是從軟片上翻印下來的。實是〔在〕很難看，我不懂爲什麼要揀那麼壞的才印了出來。而且胸部凸出很高，我的奶部其實並沒有那麼發達，那還是上次拍戲時裝上去的棉花團的假奶呢。」[55] 除了重視自己的曲線外，對於改造從原鄉來應徵演員的姪女素莉，雪映爲其改造裝扮，刻意地強調女性的線條，「中午裁縫師送來素莉的新衣，一穿上便覺得十分地吻合，腰身和胸部都結束而現出苗條的曲線，尤其是乳部的輪廓較前顯明而充實着 EXOTIC 的肉感意味。」[56] 由上可知，日記中雪映誠實地記載自己的身體曲線，亦呈現自我的美感與性感。

此外，雪映亦十分注重穿著，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更是如此。

> 今天上午本埠兩個電影記者來訪問，我忙在房裏換上紫羅蘭色的西裝。裸着腿部，足穿高跟拖鞋。然後走出去接見他們。這是所謂「七分整齊，帶三分隨便」。太隨便時他們明天描寫起來時便無佳句，太整齊了他

---

54 「白君突然提出一個奇突的要求，他說該公司正在着〔著〕手拍攝許多裸體的照片，凡是健美的女性已拍了不少了。他要求我也允許給他拍幾張，以便加入在一本裸體照相集中，該公司可以給我一百元的酬勞金。」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14 日，頁 175。

55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20 日，頁 62。

56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18 日，頁 58。

> 們又要以為是失了真實。至於裸腿卻有意想不到的效力，他們欣賞後還會舉以示人。是會增加一般讀者對於女明星們的神秘觀念的。[57]

果眞如雪映的猜測，在記者採訪後報上登載的訪問紀錄：「電影欄登載該報記者前天的訪問記，對我稱贊有加，其中描寫對我的印象說：『秀髮鬈曲垂於香肩之上，晨粧甫畢，豔光照人。紫羅蘭衣之下，裸腿不襪，泛出桃紅之色，令人愛不忍釋。』」[58] 雪映在日記中更沾沾自喜，認爲她的化妝術，已經攫住一般男性的目光了，更由此可見她對於女體裸露具有掌控力，精於計算個人的裝扮與形象，適時展露女性曲線，發揮女星的魅力。

（五）流言蜚語：電影花絮與小道消息

身爲女星的雪映常成爲媒體報導的對象，許多記者爲了博取版面，常常主動造訪片場，日記載道：「有三個嗅覺靈敏的當地記者襲來了，上門要找導演，但逢到導演談沒幾句話，又說要訪問貴女明星了。本來這是醉翁之意，……。結果我和惠姊又變成被記者審問的女囚犯了。」[59] 依據日記所載的影劇版報導，大致可分成三大題材：第一是關於女明星的合約問題。如同某日早晨，雪映翻開報紙的記載：「今早起身拿報紙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原來 X 報電影欄內登了一條小新聞，說我已經要脫離本公司而改進 XX 公司了。並且說我最近每天到該公司去找那老板談條件，眞是白天見鬼。

[57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4 日，頁 18-19。
[58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6 日，頁 22。
[59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16 日，頁 179。

我最近那曾到該公司去呢？完全造謠。」[60] 這樣的不實消息層出不窮，而每當謠傳報導一出，多半影響雪映的拍戲情緒，但無可奈何的是，她無法控制媒體空穴來風的不實報導。

其次，是關於電影演出的評論。在雪映主演的電影首映後，報上隔日立即出現電影評論：

> 連日報上刊載我在新片中的表演，雖然都承認是我兩來年最進步的作品，但負有權威的 X 報，卻吹毛求疵，說這裏不好那裏不好。趣味淺薄，意識模糊。該刊的編者是我認得的，他無疑是存心同我搗蛋。當第一次我離滬時試片一次，已經罵過一次了，好像還沒有罵夠，這次又來這一套。[61]

對於此般惡意中傷的評論雪映非常不滿，不但在日記中留下紀錄之外，隔天在舞廳遇到記者時，甚至當面詢問：「最近你在報上所發表的文字，我很佩服。不過關於我在新片中的表演，如果成績不好，儘可作嚴正的指教批評，但何必對我屢次謾罵呢？」[62] 由上可知，當雪映成爲受挑剔的報導對象，會勇於在公開場所主動提出異議。

第三是對於女明星私生活的點滴。「某某小報登載我在蘇州與男演員有苟且的行爲，又說我和導演已秘密訂婚了，眞是氣死人。」[63] 或載道：「前次和我訂約的木器公司連日在各大報登載我的照像和介紹詞，今天有兩個小報在諷刺我，說我惟利是圖，不惜以女明星的地位做商品的裝飾品。」[64] 在

---

[60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6 日，頁 38。
[61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4 日，頁 155。
[62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5 日，頁 158。
[63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4 月 20 日，頁 12-13。
[64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30 日，頁 76。

日記中這類的報導常令雪映感到忿忿不平，無稽之談或武斷的評論危害其電影工作與形象。不過，由於無法獲知雪映的眞實身分與存在有無，更難以進一步評斷報刊所載其消息眞僞，遂使得《女明星日記》在此一部分的記載上存有疑慮，記載的訊息也可能存有虛實交雜的情況，導致該一日記產生無限的詮釋空間。再加上《女明星日記》的出版，由私密的記述轉向公眾領域的流通，無法確信撰主是否因應讀者大眾對於個人私領域偷窺的欲望，因而捏造或渲染報導亦或是爲自己辯駁的可能性。在此之下，不是反對日記中所有紀錄，而是應謹愼處理日記中提供訊息和思考可能的解釋，並且想像資料如何產生以及如何被記憶的問題。

（六）人生如戲：羅曼史與婚姻事業

雪映在日記中一一記下生活點滴，更包含其愛戀情懷與男性相處情況。曾有過一段婚姻的雪映，在離婚後她無心於愛情與婚姻，選擇以工作、藝術爲先。不過，從日記的開始至末端，追求她的男性從未缺席。日記前半段最常出現的是張君，他常和雪映約會，日記載道：

> 昨晚張君強拉著我去維也納跳舞場去，直到今早上午三點才送我回家。張君是這樣的熱情，簡直把我弄怕了。他借着『惜別』的好題材，居然想在我身上做文章。要我跟他走上婚姻的途徑，我便老實告訴他，我對他有很好的印象，但我以為走上婚姻路上去不一定是幸福的。我現在還熱中〔衷〕於從事影業，別的事只好暫擱一邊。[65]

[65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5 月 31 日，頁 78。

由此可見，張君對於雪映頗爲愛戀。特別是兩人私下單獨相處時，出現親密的舉動。例如電影首映會後，「張君送我回家，不住的稱贊〔讚〕我的表演成績，預先博我歡心，在汽車中竟出不意地吻我一下，欲加阻止已來不及了。本想打他耳光示儆，但不知怎的竟沒有實行，大概是車中光線不足所致。」[66]

不過，在雪映到廣州拍戲認識韋君後，韋君成爲日記後半段的「男主角」。對於韋君，雪映似乎重燃戀愛情愫。在闊別一個月後，韋君到上海與雪映相見，日記中雪映寫道，當一看到韋君時，內心「一時像給電流襲到似的，渾身發了熱」。[67] 隔天，她特別招待韋君到舞廳跳舞，內心亦有感動：「華爾滋的舞樂給我們沈〔沉〕醉了，我們的頰部是時常摩擦着的，在幽暗動人的燈光中。」[68] 在燈紅酒綠的氣氛下，兩人形影不離，無話不談：「我們談了一小時的話，韋君誠懇地告訴我他如何地愛我，結果半強迫地接吻兩次。我開了窗門，深深地噓着氣，憑窗外望，不覺竟私自下了淚。我趕緊拭淚，和韋君下樓吃飯。」[69] 由此可見，雪映已悄悄陷入愛河當中。

面對韋君與張君的同時追求，在《女明星日記》中增添了幾許戲劇意味。某日雪映與韋君在西餐廳吃飯，不料張君亦與友人在該地用餐，雪映瞧見張君使她「如坐針氈，大感不安。……張君的表情很深刻，完全是妒和悲的內心表演。」[70] 隔

[66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 日，頁 151。
[67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1 日，頁 189。
[68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2 日，頁 191。
[69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4 日，頁 194。
[70]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 月 24 日，頁 194-195。

天，心生妒忌的張君，跑到雪映面前咆哮，在日記中雪映陳述：「（張君）簡直像一個固執的丈夫似的拼〔拚〕命在教訓妻子。這一頓飯是珍饈盈前，可是簡直是討債飯一般，吃得全無味道。而且把我惹哭了。可是張君一點沒有憐憫的同情心，他最後恐嚇我說：你別想跑得開我的關係，你母親當初就教我監護你的，你別忘記了。」[71] 兩人爭奪雪映芳心的高潮，是不約而同都到了雪映的住所，「韋君和張君每人坐在一個沙發椅上看報，彼此不相交談。看見我時都站了起來，我便替他們介紹，韋君很誠懇地和張君握手，但張君卻帶着妒意似的敷衍着他。三個人在客廳裡嚴肅地坐着，形成一種三角關係。」[72] 承上可知，日記的內容宛若愛情電影般，於雪映的眞實生活中上演，無論臺上臺下她皆是主角，無法脫離演員身分的流轉。[73]

經過幾天後，韋君將離開上海，在與雪映相處的最後幾日，他送上了一顆鑽戒，「用英語說是作爲訂婚戒指，硬掛在我的無名指上，又拉着我的手去接吻。」[74] 且在離開前夕，兩人一同到照相館留影紀念。[75] 種種行爲，讓心起漣漪的雪映徘徊猶豫，日記載道：「這夜晚我輾轉睡不着覺，我疑慮着這種訂婚是否可靠，我思慮着我的身世和前途，悲喜交集。我把鑽戒收藏起來，不敢給母親知道。」[76] 當韋君離開

7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7月25日，頁197。
72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月2日，頁210。
73 周慧玲，《表演中國：女明星，表演文化，視覺政治(1910-1945)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26-27。
74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月4日，頁216。
75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月6日，頁219-220。
76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月6日，頁216。

後，雪映更是百般惆悵，「我疑慮着我的一生，難道將來就要和韋君結婚而離開這美麗的銀壇嗎？韋君的訂婚鑽戒似乎時常閃出牠〔它〕的光耀，每次看見時就教我怦然心動。我不敢把她〔它〕掛在手指上。這第二度的婚姻眞把我弄怕了。」[77] 這段自白反映了雪映內心處於抉擇婚姻與職業的交叉路口，亦透露女星糾結於愛情與職業的煩惱。

不料，在韋君回到廣州後，原本應在半年內履行婚約。[78] 可是「劇情」直轉急下，一天韋君寄來一封文字甚長的信件，信中交代他認爲責任比戀愛更重要，所以他決定放棄與雪映的浪漫戀愛，而負起對於一個爲了他拋棄祖國和家族的女子之責。[79] 這封「分手信」深深地打擊了重燃愛情希望的雪映，最後不堪刺激而病倒。再次戀愛失敗而傷心的她，決定「不再嫁人了」。[80] 日記的末端，雪映寫了一封短信寄給韋君，「我相信我不會再繼續記這本日記了。這樣或者可以療治我的創傷，消除我的傷心的回憶了」。[81] 至此，雪映的戀情劃下休止符，亦爲《女明星日記》劃上了句點。綜上所述，《女明星日記》體現一位電影女星的愛憎悲喜與期待、煩惱，並且呈現其所遭遇的問題與抉擇，步步帶領讀者進入她的戀愛情境與內心世界，隨之高潮迭起。然而，日記主的生命故事無法一一印證，加上跨越私人紀錄成爲公開流通的讀物，因此日記的虛實內容便具有挑戰性。

---

77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8 日，頁 222。
78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8 日，頁 222。
79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13 日，頁 237。
80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19 日，頁 243。
81 雪映，《女明星日記》，8 月 21 日，頁 244。

四、結　論

本文試圖勾勒 1934 年雪映的《女明星日記》片段內容，並且剖析日記中的要點。《女明星日記》與同時代的女性日記具有一個共通性，即日記大多是短時期或特定時間留下的紀錄。[82] 而這彌足珍貴稀有的女性紀錄，正可從女性自身出發，瞭解其生命歷程和勾勒生活面貌，並且補充官方檔案或男性留存資料中缺乏女性聲音的缺憾。相較於其他女性日記，《女明星日記》亦具獨特性。該一日記記錄電影圈職業女性的生活點滴，在職場中日記主雪映工作艱辛，不得隨心所欲接拍電影，甚至有時必須配合劇情需要而妥協拍攝裸露鏡頭。此外，還必須與女星相互競爭角逐女主角，亦遭遇異性的性騷擾，雖然薪資較為優渥，但社會地位並不高。以上皆是日記中一一記述的電影圈職場實錄。另一方面，離開螢光幕的雪映，在日常生活中穿衣打扮講究時髦，注重女性曲線，使用現代性的商品，享有如逛百貨公司、打牌、跳舞等休閒生活。不論臺上臺下，都受到影迷的關注，並且吸引許多追求者，她憧憬浪漫的愛情，卻無法逃脫婚姻與職業的糾葛。透過《女明星日記》的職場與日常生活記事，可勾勒出 1930 年代職業女性的面貌。不過，該一日記記載多半是個人的瑣事，對於社會潮流、國家時政等大命題較少著墨。與之較為相關的是，雪映的摩登裝扮與現代新式的生活型態，與

82　王東傑，〈一個女學生日記中的情感世界(1931-1934)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 15（2007 年 12 月），頁 211-254；許雪姬，〈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──由陳岺、楊水心日記談起〉，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，期 16（2008 年 12 月），頁 227-250。

大環境互動之故，亦可視爲當時上海邁向現代化的縮影。

《女明星日記》是以女性生活爲主的紀錄，透過雪映的交遊網絡可見當時不同職業、階級及地域女性的形象與生活實態。就雪映從事的電影界而言，她在男性爲主的電影圈運用女性的身分，展露曼妙與性感的曲線，試圖在職場中嶄露頭角。透過日記可窺見她的能動性，與異性相處，時而親密與和諧，時而又帶有緊張與衝突；並且日記中亦透露當時代女性有時必須妥協，倍受來自異性的侵擾或是新聞媒體的攻訐。

此外，雪映書寫日記是生活實踐的一部分，她依據每日發生的事情吐訴內心的感想，日記中常常毫不掩飾地表達自我感受與欲望，亦偶有對不滿的事物加以批評。日記本屬於日記主有意識地私密創作場域，在出版後是否改變？若就日記外部書寫形式觀之，除了牽涉較爲敏感的人名、報刊名一一遮掩之外，大部分的日記內容都赤裸裸地呈現；而且以日記作爲書寫體裁，似乎更能引起讀者大眾的共鳴與好奇。若就日記的內容觀之，雪映並未掩蓋自身負面形象與自我內心獨白。例如，責怪自己的物質欲望、爲不實報導向記者理論、與其他女星對戲時逞兇鬥狠、承認自己離婚，以及與多位男性的曖昧等，均顯示雪映性格的率直與獨特。

不過，由於難以印證雪映的眞實身分，以及隱匿姓名者的確實性、負面新聞報導的原委、如同羅曼史情節的戀愛過程等，遂使得日記難以摒除虛實交雜的可能，也無法界定有待釐清部分是否爲日記主的建構或想像，抑或他人假借而呈現這般如同現身說法的斑斑紀錄。另外，就《女明星日記》的書寫與出版而言，日記陳述內容並非八卦小報般窺伺挖掘

女星的私人生活，或是作爲自身炫耀與辯駁的工具，而是一個抒發情感與表達心聲的公開園地。只是應該思考的是，雪映如何在公／私領域、出版／書寫日記之間取得平衡，而此亦挑戰了研究者運用該一史料時，應將其歸類爲如實陳述的日記，抑或具有擬眞情節的日記體小說。